

香艳的明清文化 古老的华夏婚恋

# 悲喜姻缘



李渔 冯梦龙 东鲁古狂生等著

■ 演奇婚之闹剧    ■ 采三言之声韵    ■ 有金瓶之莲露  
■ 揭异恋之淫斑    ■ 撷两拍之神篇    ■ 有红楼之黛笔

明清白话言情小说

悲喜

姻缘

(CIP)



• 200718343 •

242.3  
1031

李渔、冯梦龙、朱自清狂生等著

巴人编校

成都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11 号  
CHENGDUCHUBANSHE

## 悲喜姻缘

---

作 者:巴 人  
责任编辑:梁 凌  
封面设计:黄振永  
技术设计:西 贝  
责任校对:容 百

---

出版发行:成都出版社  
地 址:中国·成都市蜀都大道十二桥路 30 号  
邮政编码:610072  
电话号码:(028)7765071 7783841  
经 销:山西省新华书店  
排 版:四川省华夏信息工程公司  
印 刷:成都市青羊区社会福利东方彩印厂  
版 次:1994 年 4 月第 1 版  
开 本:850×1168mm1/32  
印 张:10  
字 数:400 千  
印 数:1—5000 册  
书 号:ISBN7—80575—681—3/1·140  
定 价:18.00 元 每册 9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)

2018/7/15

# 目 录

## 上 卷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卷之一：庄子修鼓盆成大道.....  | (1)   |
| 卷之二：吴千里两世偕佳丽 ..... | (22)  |
| 卷之三：秉松筠烈女流芳 .....  | (27)  |
| 卷之四：女秀才移花接木 .....  | (39)  |
| 卷之五：马周戒酒缔良缘 .....  | (64)  |
| 卷之六：王娇鸾百年长恨 .....  | (73)  |
| 卷之七：陈多寿生死夫妻 .....  | (90)  |
| 卷之八：乔彦杰一妾破家.....   | (108) |
| 卷之九：误告状孙郎得妻.....   | (121) |
| 卷之十：错兑妻二夫丧命.....   | (134) |
| 卷之十一：吴太守怜才主姻簿..... | (149) |
| 卷之十二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..... | (163) |
| 卷之十三：汪监生贪财娶寡妇..... | (175) |
| 卷之十四：王有道疑心弃妻子..... | (185) |
| 卷之十五：唐贵梅冰心独抱.....  | (201) |
| 卷之十六：穆琼姐错认情郎.....  | (215) |
| 卷之十七：假淑女忆夫失节.....  | (230) |
| 卷之十八：逞小忿毒谋双命.....  | (242) |
| 卷之十九：庞文英花丛失志.....  | (252) |

下 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卷之二十：朱公子贪淫中计·····   | (319) |
| 卷之二十一：曲夫人拒欲扬威·····  | (332) |
| 卷之二十二：李渔·《合影楼》····· | (349) |
| 卷之二十三：李渔·《夺锦楼》····· | (369) |
| 卷之二十四：李渔·《十叠楼》····· | (382) |
| 卷之二十五：李渔·《鹤归楼》····· | (398) |
| 卷之二十六：李渔·《拂云楼》····· | (426) |
| 卷之二十七：佚名·《金石缘》····· | (465) |

悲喜姻缘卷之一

# 庄子修鼓盆成大道

富贵五更春梦，功名一片浮云。眼前骨肉亦非真，恩爱翻成仇恨。莫把金枷套颈，休将玉锁缠身。清心寡欲脱凡尘，快乐风光本分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词，是个劝世之言，要人割断迷情，逍遥自在。且如父子天性，兄弟手足，这是一本连枝，割不断的。儒、释、道、三教虽殊，总抹不得孝弟二字。至于生子生孙，就是下一辈事，十分周全不得了。常言道得好：

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马牛。

若论到夫妇，虽说是红线缠腰，赤绳系足，到底是剜肉粘肤，可离可合。常言又说得好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巴到天明各自飞。

近世人情恶薄，父子兄弟到也平常，儿孙虽是疼痛，总比不得夫妇之情。他溺的是闺中之爱，听的是枕上之言。多少人被妇人迷惑，做出不孝不弟的事来。这断不是高明之辈。如今说这庄生鼓盆的故事，不是唆人夫妻不睦，只要人辨出贤愚，参破真假。从第一着迷处，把这念头放淡下来。渐渐六根清净，道念滋生，自有受用。昔人看田夫插秧，咏诗四句，大有见解。诗曰：

手把青秧插野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

六根清净方为稻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

话说周末时，有一高贤，姓庄名周，字子休，宋国蒙邑人也。曾仕周为漆园吏。师事一个大圣人，是道教之祖，姓李名耳。字伯阳。伯阳生而白发，人都呼为老子。庄生尝昼寝，梦为蝴蝶，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间，其意甚适。醒来时，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，心甚异之。以后不时有此梦。庄生一日在老子座间讲《易》之暇，将此梦诉之于师。却是个大圣人，晓得三生来历。向庄生指出夙世因由：那庄生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蝶。天一生水，二生木，木荣花茂。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，夺日月之秀，得了气候，长生不死，翅如车轮。后游于瑶池，偷采蟠桃花蕊，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。其神不散，托生于世，做了庄周。因他根器不凡，道心坚固，师事老子，学清静无为之教。今日被老子点破了前生，如梦初醒。自觉两腋风生，有栩栩然蝴蝶之意，把世情荣枯得丧，看做行云流水，一丝不挂。老子知他心下大悟，把《道德》五千字的秘诀，倾囊而授。庄生嘿嘿诵习修炼，遂能分身隐形，出神变化。从此弃了漆园吏的前程，辞别老子，周游访道。

他虽宗清静之教，原不绝夫妇之伦，一连娶过三遍妻房。第一妻，得疾夭亡；第二妻，有过被出；如今说的是第三妻，姓田，乃田齐族中之女。庄生游于齐国，田宗重其人品，以女妻之。那田氏比先前二妻，更有姿色；肌肤若冰雪，绰约似神仙。庄生不是好色之徒，却也十分相敬。真个如鱼似水。楚威王闻庄生之贤，遣使持黄金百镒，文锦千端，安车驷马，聘为上相。庄生叹道：“牺牛身被文绣，口食刍菽，见耕牛力作辛苦，自夸其荣。及其迎入太庙，刀俎在前，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！”遂却之不受。挈妻归宋，隐于曹州之南华山。

一日，庄生出游山下，见荒冢累累，叹道：“‘老少俱无辨，贤愚同所归。’人归家中，冢中岂能复为人乎？”嗟咨了一回。再行几步，忽见一新坟，封土未干。一年少妇人，浑身缟素，坐于此冢之傍，手运齐纨素扇，向冢连扇不已。庄生怪而问之：“娘子，

冢中所葬何人？为何举扇扇土？必有其故。”那妇人并不起身，运扇如故。口中莺啼燕语，说出几句不通道理的话来。正是：

听时笑破千人口，说出加添一段羞。

那妇人道：“冢中乃妾之拙夫，不幸身亡，埋骨于此。生时与妾相爱，死不能舍。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，直待葬事毕后，坟土干了，方可嫁。妾思新筑之土，如何得就干，因此举扇扇之。”庄生含笑，想道：“这妇人好性急！亏他还说生前相爱，若不相爱的，还要怎么？”乃问道：“娘子，要这新土干燥极易，因娘子手腕娇软，举扇无力，不才愿替娘子代一臂之劳。那妇人方才起身，深深道个万福：“多谢官人！”双手将素白纨扇，递与庄生。庄生行起道法，举手照冢顶连扇数扇，水气都尽，其土顿干。妇人笑容可掬，谢道：“有劳官人用力。”将纤手向鬓傍拔下一股银钗，连那纨扇送庄生，权为相谢。庄生却其银钗，受其纨扇。妇人欣然而去。庄子心下不平，回到家中，坐于草堂，看了纨扇，口中吟出四句：

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冤家相聚几时休。

早知死后无情义，索把生前恩爱勾。

田氏在背后，闻得庄生嗟叹之语，上前相问。那庄生是个有道之士，夫妻之间亦称为先生。田氏道：“先生有何事感叹？此扇从何而得？”庄生将妇人扇冢，要土干改嫁之言述了一遍。“此扇即扇土之物。因我助力，以此相赠。”田氏听罢，忽发忿然之色，向空中把那妇人“千不贤，万不贤”骂了一顿，对庄生道：“如此薄情之妇，世间少有！”庄生又道出四句：

生前个个说恩深，死后人人欲扇坟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田氏闻言大怒。自古道：“怨废亲，怒废礼”，那田氏怒中之言，不顾体面，向庄生面上一啐，说道：“人类虽同，贤愚不等。你何得轻出此语，将天下妇道家看做一例？却不道欺人带累好人。

你却也不怕罪过！”庄生道：“莫要弹空说嘴。假如不幸我庄周死后，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年纪，难道捱得过三年五载？田氏道：“‘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’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睡两家床！若不幸轮到我身上，这样没廉耻的事，莫说三年五载，就是一世也成不得。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！”庄生道：“难说，难说！”田氏口出誓语道：“有志妇人胜如男子。似你这般没仁没义的，死了一个，又讨一个；出了一个，又纳一个。只道别人也是一般见识。我们妇道家一鞍一马，到是站得脚头定的。怎么肯把话与他人说，惹后世耻笑。你如今又不死，直恁枉杀了人！”就庄生手中，夺得纨扇，扯得粉碎。庄生道：“不必发怒，只愿得如此争气甚好！”自此无话。

过了几日，庄生忽然得病，日加沉重。田氏在床头，哭哭啼啼。庄生道：“我病势如此，永别只在早晚，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，留得在此，好把与你扇坟！”田氏道：“先生休要多心！妾读书知礼，从一而终，誓无二志。先生若不见信，妾愿死于先生之前，以明心迹。”庄生道：“足见娘子高志，我庄某死亦瞑目。”说罢，气就绝了。田氏抚尸大哭。少不得央及东邻西舍，制备衣衾棺槨殓殓。田氏穿了一身素缟，真个朝朝忧闷，夜夜悲啼。每想着庄生前恩爱，如痴如醉，寝食俱废。山前山后庄户，也有晓得庄生是个逃名的隐士，来吊孝的，到底不比城市热闹。

到了第七日，忽有一少年秀士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俊俏无双，风流第一。穿扮的紫衣玄冠，绣带朱履，带着一个老苍头。自称楚国王孙，向年曾与庄子休先生有约，欲拜在门下，今日特来相访。见庄生已死，口称：“可惜！”慌忙脱下色衣，叫苍头于行囊内取出素服穿了，向灵前四拜道：“庄先生，弟子无缘，不得面会侍教。愿为先生执百日之丧，以尽私淑之情。”说罢，又拜了四拜，洒泪而起。便请田氏相见。田氏初次推辞。王孙道：“古礼通家朋友，妻妾都不相避。何况小子与庄先生有师弟之约？”

田氏只得步出孝堂，与楚王孙相见，叙了寒温。田氏一见楚王孙人才标致，就动了怜爱之心，只恨无由厮近。楚王孙道：“先生虽死，弟子难忘思慕。欲借尊居，暂住百日：一来守先师之丧；二者先师留下有什么著述，小子告借一观，以领遗训。”田氏道：“通家之谊，久住何妨。”当下治饭相款。饭罢，田氏将庄子所著《南华真经》及老子《道德》五千言，和盘托出，献与王孙。王孙殷勤感谢。草堂中间占了灵位，楚王孙在左边厢安顿。田氏每日假以哭灵为由，就左边厢与王孙攀话。日渐情熟，眉来眼去，情不能已。楚王孙只有五分，那田氏到有十分。所喜者深山隐僻，就做差了些事，没人传说。所恨者新丧未久，况且女求于男，难以启齿。

又捱了几日，约莫有半月了，那婆娘心猿意马，按捺不住。悄地唤老苍头进房，赏以美酒，将好言抚慰。从容问：“你家主人曾婚配否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未曾婚配。”婆娘又问道：“你家主人要拣什么样人物才肯婚配？”老苍头带醉道：“我家王孙曾有言，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韵的，他就心满意足。”婆娘道：“果有此话？莫非你说谎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一把年纪，怎么说谎。”婆娘道：“我央你老人家为媒说合。若不弃嫌，奴家情愿服事你主人。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主人也曾与老汉说来，道一段好姻缘，只碍师弟二字，恐惹人议论。”婆娘道：“你主人与先夫，原是生前空约，没有北面听教的事，算不得师弟。又且山僻荒居，邻舍罕有，谁人议论？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，教你吃杯喜酒。”老苍头应允。临去时，婆娘又唤转来嘱咐道：“若是说得允时，不论早晚，便来房中，回覆奴家一声。奴家在此专等。”老苍头去后，婆娘悬悬而望。孝堂边张了数十遍，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俏后生俊脚，扯将入来，搂做一处。将及黄昏，那婆娘等得个不耐烦，黑暗里走入孝堂，听左边厢声息。忽然灵座上作响。婆娘吓了一跳，只道亡灵出现。急急走转内室，取灯火来照，原来是老苍头吃醉了，直挺挺的卧于

灵座桌上。婆娘又不敢嗔责他，又不敢声唤他，只得回房。捱更捱点，又过了一夜。

次日，见老苍头行来步去，并不来回覆那话儿。婆娘心下发痒，再唤他进房，问其前事。老苍头道：“不成，不成！”婆娘道：“为何不成？莫非不曾将昨夜这些话剖豁明白？”老苍头道：“老汉都说了，我家王孙也说得有理。他道：‘娘子容貌，自不必言。未拜师徒，亦可不论。但有三件事未妥，不好回覆得娘子。’”婆娘道：“那三件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我家王孙道：‘堂中见摆着个凶器，我却与娘子行吉礼，心中何忍，且不雅相。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，况且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，我的才学万分不及，恐被娘子轻薄。三来我家行李尚在后边未到，空手来此，聘礼筵席之费，一无所措。为此三件，所以不成。’”婆娘道：“这三件都不必虑。凶器不是生恨的，屋后还有一间破空房，唤几个庄客抬他出去就是，这是一件了。第二件，我先夫那里就是个有道德的名贤！当初不能正家，致有出妻之事，人称其薄德。楚威王慕其虚名，以厚礼聘他为相。他自知才力不胜，逃走在此。前月独行山下，遇一寡妇，将扇扇坟，待坟土干燥，方才嫁人。拙夫就与他调戏，夺他纨扇，替他扇土，将那把纨扇带回，是我扯碎了。临死时几日，还为他淘了一场气，又什么恩爱！你家主人青年好学，进不可量。况他乃是王孙之贵，奴家亦是田宗之女，门地相当。今日到此，姻缘天合。第三件，聘礼筵席之费，奴家作主，谁人要得聘礼？筵席也是小事。奴家更积得私房白金二十两，赠与你主人，做一套新衣服。你再去道达。若成就时，今夜是合婚吉日，便要成亲。”老苍头收了二十两银子，回覆楚王孙。楚王孙只得顺从。老苍头回覆了婆娘。那婆娘当时欢天喜地，把孝服除下，重匀粉面，再点朱唇，穿了一套新鲜色衣。叫苍头顾唤近山庄客，扛抬庄生尸柩，停于后面破屋之内。打扫草堂，准备做合婚筵席。有诗为证：

俊俏孤孀别样娇，王孙有意更相挑。



是夜，那婆娘收拾香房，草堂内摆得灯烛辉煌



一鞍一马谁人语？今夜思将快婿招。

是夜，那婆娘收拾香房，草堂内摆得灯烛辉煌。楚王孙簪纓袍服，田氏锦衣绣裙，双双立于花烛之下。一对男女，如玉琢金装，美不可说。交拜已毕，千恩万爱的，携手入于洞房，吃了合卺杯，正欲上床解衣就寝。忽然楚王孙眉头双皱，寸步难移，登时倒于地下，双手磨胸，只叫心疼难忍。田氏心爱王孙，顾不得新婚廉耻，近前抱住，替他抚摩，问其所以。王孙痛极不语，口吐涎沫，奄奄欲绝。老苍头慌做一堆。田氏道：“王孙平日曾有此症候否？”老苍头代言：“此症平日常有，或一二年发一次，无药可治。只有一物，用之立效。”田氏急问：“所用何物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传一奇方，必得生人脑髓热酒吞之，其痛立止。平日此病举发，老殿下奏过楚王，拨一名死囚来，缚而杀之，取其脑髓。今山中如何可得？其命合休矣！”田氏道：“生人脑髓，必不可致。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太医说，凡死未四十九日者，其脑尚未干枯，亦可取用。”田氏道：“吾夫死方二十余日，何不斫棺而取之？”老苍头道：“只怕娘子不肯。”田氏道：“我与王孙成其夫妇，妇人以身事夫，自身尚且不惜，何有于将朽之骨乎！”即命老苍头伏侍王孙。自己寻了砍柴板斧，右手提斧，左手携灯，往后边破屋中，将灯擎放于棺盖之上，觑定棺头，双手举斧，用力劈去。妇人家气力单微，如何劈得棺开？有个缘故，那庄周是达生之人，不肯厚敛。桐棺三寸，一斧就劈去了一块木头；再一斧去，棺盖便裂开了。只见庄生从棺内叹口气，推开棺盖，挺身坐起。田氏虽然心狠，终是女流，吓得腿软筋麻，心头乱跳，斧头不觉坠地。庄生叫：“娘子扶起我来。”那婆娘不得已，只得扶庄生出棺。庄生携灯，婆娘随后，同进房来。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孙主仆二人，捏两把汗。行一步，后退两步。

比及到房中看时，铺设依然灿烂，那主仆二人，阒然不见。婆娘心下虽然暗暗惊疑，却也放下了胆，巧言抵饰，向庄生道：“奴

家自你死后，日夕思念，方才听得棺中有声，想古中多有还魂之事，望你复活，所以用斧开棺，谢天谢地，实为奴家之万幸也！”庄生道：“多谢娘子厚意。”是日，田氏亡孝未久，为何锦袄绣裙？”婆娘又解释道：“开棺见喜，故将凶服冲动，权用锦绣，以取吉兆。”庄生道：“罢了；还有凶，却何不放在正寝，却搬在破屋之内？难道也是吉兆！”婆娘无话。庄生又见杯盘罗列，也不问其故，教暖酒来饮。庄生开怀大量，满饮数觥。那婆娘不达时务，指望煨热老公，重做夫妻。紧斟着酒壶，撒娇撒痴，甜言美语，要哄庄生上床同寝。庄生饮得酒大醉，索纸笔写出四句：

从前了却冤家债，你爱之时我不爱。

若重与你做夫妻，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。

那婆娘看了这四句诗，羞惭满面，顿口无言。庄生又写出四句：

夫妻百夜有何恩？见了新人忘旧人。

甫得盖棺遭斧劈，如何等待扇干坟！

庄生又道：“我则教你看两个人。”庄生用手将外面一指，婆娘回头而看，只见楚王孙和老苍头蹶将进来。婆娘吃了一惊，转身不见了庄生；再回头时，连楚王孙主仆都不见了。——那里有什么楚王孙、老苍头，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。——那婆娘精神恍惚，自觉无颜，解腰间绣带，悬梁自缢，呜呼哀哉！这到是真死了。庄生见田氏已死，解将下来，就将劈破棺木盛放了他；把瓦盆为乐器，鼓之成韵，倚棺而作歌。歌曰：

大块无心兮，生我与伊。我非伊夫兮，伊非我妻。偶然邂逅兮，一室同居。大限既终兮，有合有离。人之无良兮，生死情移。真情既见兮，不死何为。伊生兮拣择去取，伊死兮还返空虚。伊吊我兮，赠我以巨斧。我吊伊兮，慰伊以歌词。斧声起兮我复活，歌声发兮伊可知？

噫嘻，敲碎瓦盆不再鼓。伊是何人我是谁！  
庄生歌罢，又吟诗四句：

你死我必埋，我死你必嫁。

我若真个死，一场大笑话！

庄生大笑一声，将瓦盆打碎。取火从草堂放起，屋宇俱焚，连棺木化为灰烬。只有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不毁，山中有人检取，传流至今。庄生遨游四方，终身不娶。或云遇老子于函谷关，相随而去，已得大道成仙矣。诗云：

杀妻吴起太无知，苟令伤神亦可嗤。

请看庄生鼓盆事，逍遥无碍是吾师。

（摘自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）

悲喜姻缘卷之二

## 吴千里两世偕佳丽

英雄赳赳冠时髦，三十年前学六韬。  
铜柱津头怀马援，玉门关外老班超。  
金貂闪烁簪缨贵，竹帛光荣汗马劳。  
圣代只今多雨露，圆花新赐锦宫袍。

这八句诗，单说万历三十年间，叛贼杨应龙作反。可怜遇贼人家，无不受害。致使人离财散，家室一空。拿着精壮男子，抵冲头阵。少年艳冶妇女，掳在帐中，恣意取乐。也不管缙绅宅眷，不分良贱人家，一概混淫，痛恨之极。正是：

宁为太平人，莫作乱世人。

那时各路发兵征剿。杨应龙难敌，一时自刎而亡。余众杀的杀，走的走，尽皆散了。这各路军兵不免回归。那本处乡绅，现任官府，治酒请着各路将军，感他保守有功。有诗为证：

北垣新阁拜龙骧，独立营门剑有光。  
雕拔夜云知御苑，马随青帝踏花香。  
诸番悉静三边戍，六国平来两鬓霜。  
归去朝端如有问，肯令王剪在频阳。

这些兵士们。一个个欢天喜地。正是：

喜孜孜鞭敲金镫响，笑吟吟齐唱凯歌回。

哪一个身边没有几十两银子带回，恨不能插翅儿飞到家里。其